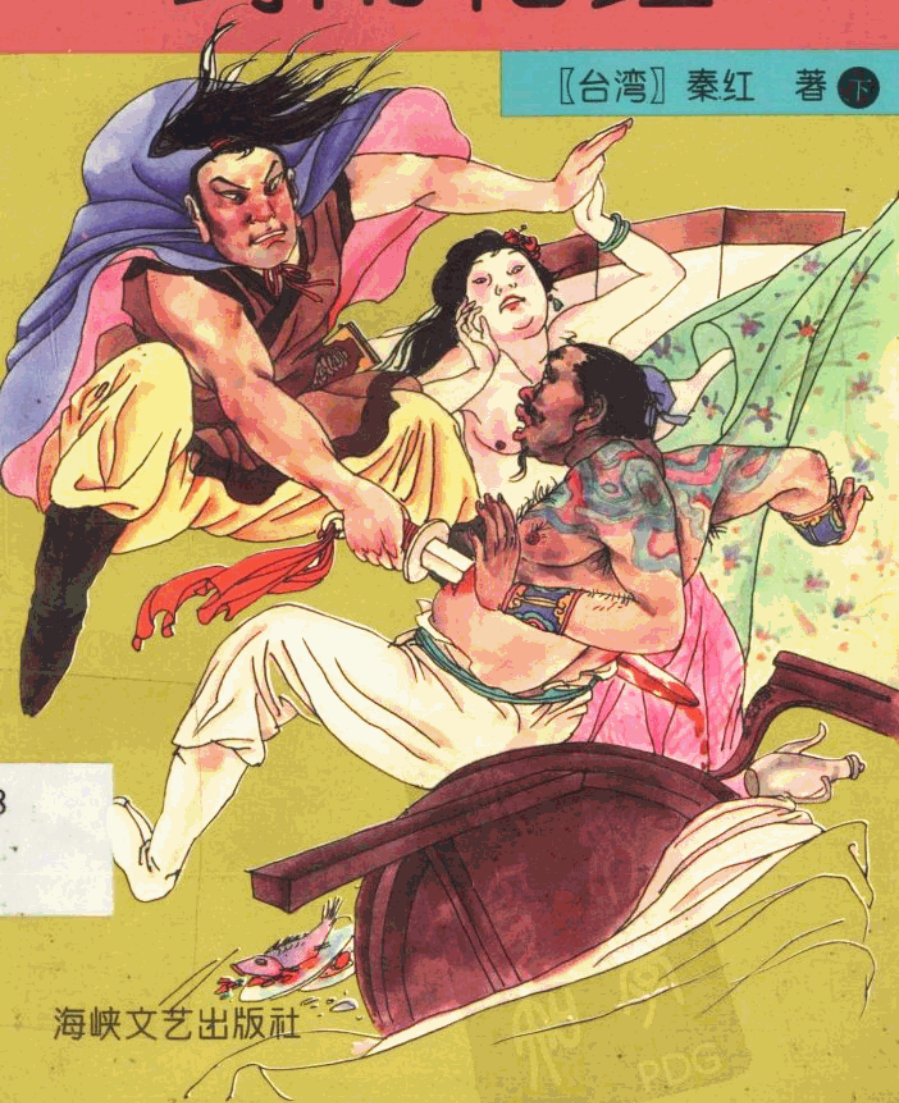


剑雨花红

【台湾】秦红 著 下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剑雨花红

〔台湾〕秦红 著

下



31
(闽)新登字05号

合同登记号: 图字13-1996-13

剑雨花红

(上、下)

[台湾] 秦 红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59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七二二八厂印刷

(福州市古屏路33号 邮编: 350001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17.625 印张 4 插页 393.8 千字

1996年2月第1版

199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534-875-8
I·770 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第九章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

天又亮了。

铁脚罗汉拿起了他的打狗棒，向金、庞二老说道：“老叫化这就去找一匹马来，过午如若不返，便表示老叫化已遇害，你们即可设法离开此处。”

语毕，出庙而去。

金、庞二老均知他这一去，危险极大，极可能死在令狐玉兰的手里，但见他面无惧色，一副义无反顾的姿态，不禁大生钦佩之心，即在心中默祈他能安然归来。

等待的时间最难过，三人在破庙中等了约有一个时辰，见铁脚罗汉仍未返回，心中便觉不妙，开始不安起来了。

当中最关心的是司马丝丝，由于前天晚上金履祥的食言不放令狐彰，他们四人已隐隐约约分成两派，一派是金、庞二老，一派是她和铁脚罗汉；如今铁脚罗汉离去未回，她便有“孤掌难鸣”之感，深怕铁脚罗汉万一不幸在路上为令狐玉兰杀害，则令狐彰的厄运可能就要降临了。

因此，她心中的焦虑不安，较金、庞二老更甚，不时地走出庙门引头张望……

又一个时辰过去了。

司马丝丝的忧虑更甚，道：“帮主已去了两个时辰，照说应该回来才对吧？”

庞德公道：“这一带很难找到马匹，反正他说至迟午时回来，现在距午时尚有一个时辰，咱们再等等看吧。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会不会是碰上令狐玉兰那女人？”

庞德公道：“咱们这位丐帮帮主武功经验均属第一流，何况现在是白天，就算碰上那女人，至不济也可全身而退。”

司马丝丝颇不以为然，只不敢说出铁脚罗汉可能已遇害的话，当下又去庙门口眺望。

又是一个时辰过去了。

午时已至。

铁脚罗汉仍未回来。

庞德公沉重的心情终于表露出来，黯然一叹道：“金兄，看样子，帮主果然出事了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”

金履祥也长叹一声道：“昨夜若听金某人的话，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，现在夫复何言！”

庞德公道：“总得想个法子才行啊。”

金履祥问道：“庞兄的伤口未愈，万一在路上遇上那女人，你能够应付么？”

庞德公道：“恐难支持太久。”

金履祥道：“那么，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就地处死令狐彰这小子，然后由金某人护送庞兄回庄，等庞兄伤势痊愈，咱们大家再商量对付令狐玉兰之策。”

庞德公沉吟有顷，点点头道：“看来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司马丝丝听说又要处死令狐彰，不禁冷冷一笑道：“金老前辈，你认为现在处死他是最好的办法么？”

金履祥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我倒觉得留他为人质更好，那女人之所以不敢公然现身，正是怕咱们加害令狐彰，因此如在此时处

死他，那女人便无所顾虑了。”

金履祥冷冷道：“无所顾虑又怎样？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如若金老前辈有把握取胜，那自然另当别论。”

她说得很含蓄，但金履祥听了仍甚不悦，脸色一沉道：“你认为老夫斗不过她？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能教出令狐彰这样的青年，则她本身武功必然高得可怕，只怕不在当年的地蛇夫人之下。”

金履祥冷笑道：“如果她的身手不在地蛇夫人之下，她为何不亲自找咱们报仇？”

这个问题，司马丝丝倒真回答不出，一时为之语塞。

金履祥突然神色一正，道：“司马姑娘，你听我说，当年‘天鹤地蛇’为害江湖的情形你不清楚，他们夫妇的所行所为，当真令人发指，所以为了不使浩劫重现，老夫宁愿不计一切后果，先铲除这祸苗再说！老夫这样说，你明白么？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我明白，但我确知他是个心地善良的青年，他绝不会变成当年的‘天鹤先生’。”

金履祥厉声道：“他处心积虑要杀死当年围剿他父母的人，难道你要我们死在他手里？”

司马丝丝脸色一白，低首默然。

金履祥似已下定决心，“刷”地拔剑出鞘，向停放在供案前的那口棺木走去。

庞德公道：“慢着！”

金履祥眉头一皱道：“庞兄也反对我铲除这祸苗么？”

庞德公道：“不，我好像听到马蹄声，可能是帮主回来了！”

司马丝丝闻言大喜，立刻跑出庙门眺望，果见远处有一人骑马而来，连忙回头叫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是帮主回来了！”

远远的路上，来人骑着一匹枣红骏马朝破庙缓缓驰来，金履祥和庞德公步出庙门看时，来人已距破庙仅一箭之地，这时才看出来人不是铁脚罗汉，而是个中年汉子。

司马丝丝大为失望，道：“原来不是帮主……”

俄顷，来人已驰至庙外。

他是个年约四十的瘦削汉子，腰悬一口刀，着一身劲装，但肩上一片血渍，分明受了伤！

他的精神极为萎靡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，来到庙外空地上，随从马鞍上滑下，若非双手紧抓着马鞍，很可能站立不住。

金履祥一见此情，便向原来驾车的那个门下使一眼色，那门下会意，立刻迎上前问道：“老兄，你怎么了？”

瘦削汉子看了他一眼，喘着气道：“我……挨了朗天赐一刀……你们……你们是谁？”

那门下未答其问，道：“朗天赐？你说的是‘夜猫子’朗天赐？”

瘦削汉子虚弱地道：“正是，今早天未亮时，我在棺板桥附近遇上他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似已无力支持，颓然跌坐地上。

那门下看看他肩上的伤，见伤口有四寸长，血还在渗出，便将他搀扶起来，道：“来，到庙中歇歇，老兄的伤需要敷药。”

他将瘦削汉子扶入庙中，让他倚壁坐下，接着便去牵马入庙。

金履祥跟上问道：“老弟贵姓大名？”

瘦削汉子闭着眼睛，疲困地道：“在下李旺，匪号‘蓝天鹰’……”

金履祥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‘蓝天鹰’李旺，据说你和‘夜猫子’朗天赐是一对死对头？”

原来，蓝天鹰李旺和夜猫子朗天赐在武林中都是颇有名气的人物，一个是“鹰”，一个是“夜猫子”而“夜猫子”即是夜枭，据说朗天赐喜欢昼伏夜出，李旺则是鸡盲，夜间视力甚差，两人一个在白天活动，一个在夜里出没，本来井水不犯河水，却不知何故竟成死对头，此事经常有人提起，引为笑谈。

金履祥亦听说过他们俩的事，当下又笑道：“你夜里视力弱，因此斗他不过，是么？”

蓝天鹰李旺叹道：“正是，若是在白天，他妈的我不宰了他才怪！”

这时，那剑堡门下已取出伤药为他敷伤，他表示感激地点点头，问道：“恕在下眼拙，诸位是……”

那剑堡门下便为他介绍道：“这位是剑堡的堡主，还有这位是霸王拳庞老爷子。”

蓝天鹰听了大吃一惊，慌忙起身行礼，道：“原来是剑先生和庞老前辈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恕罪恕罪。”

剑先生微微一笑道：“别多礼，你伤势不轻，还是坐下歇着吧。”

蓝天鹰告罪坐下，因见殿上停着一口棺木，不免惊问道：“那棺中死者是谁？”

金履祥道：“棺中是个活人。”

蓝天鹰一怔道：“既是活人，为何躺在棺中？”

金履祥不耐烦备述经过，便叫门下解释给他听，然后才说道：“丐帮帮主铁脚罗汉已逾时未归，只怕已死在那女人手里，如今我们正需要一匹马，老弟的坐骑可愿暂时借我们使用？”

蓝天鹰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区区一匹马，送给二位老前辈也可以，只是在下肩上挂彩，亦不宜单独留在这破庙中，要是金堡主肯让在下搭个便车离开此地，过两天在下伤势一愈，再与诸位分道扬镳，则是两全其美的事了。”

金履祥欣然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于是，他们将棺木抬上马车，再将蓝天鹰的马套上，准备上路了。

司马丝丝问道：“不等候丐帮帮主了？”

金履祥道：“午时已过，他说过午不返，咱们便可自行离去。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或者再等一等也好，可惜不知他的去向，要是知道的话，老夫便可去寻寻看。”

庞德公道：“老夫不信他就这样死在那女人的手里，咱们再等半个时辰，如不见他返回，再走便是。”

司马丝丝很想出去找一找，可是又怕他们趁自己不在时杀害令狐彰，因此只有在心中干着急。

就这样，大家在庙外空地上左等右等，看看半个时辰又过去了，而铁脚罗汉仍杳如黄鹤，金履祥看看庞德公又看看司马丝丝，道：“我看不必再等了吧？”

庞德公叹道：“走吧！”

当下，由庞德公和蓝天鹰坐车，金履祥和司马丝丝步行，仍由剑堡门下开车上路。

车行半日，暮色又至，眼前仍是一望无际的荒野，金履

祥看出拖车的马已有乏力之象，便命驾车的门下停车，说道：“咱们在这儿歇一歇，待会再走。”

那剑堡门下便牵马去附近吃草，不久夜色已然降临，金履祥正要吩咐继续上路，蓦听得一片铮铮琮琤的琵琶声由远处响过来！

金履祥面色一变道：“哼，她今夜这么早就出现了？”

说着，拔剑准备应变。

霸王拳庞德公急从车厢中跳出来。

只听令狐玉兰的“悲歌”又随风飘至——

漫漫秋夜长，
烈烈北风凉，
辗转不能寐，
披衣起彷徨……

歌声一落，令狐玉兰竟在夜色中出现了！

这是她第一次明目张胆地在金履祥诸人的面前出现。

她手抱琵琶，姗姗而至，在距马车约七八丈处停了下来。

所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金、庞二老均知她今晚敢于现身，必有充分把握，当下二老并肩而立，严阵以待。

剑先生金履祥首先开口冷笑道：“令狐玉兰，你终于来了！”

令狐玉兰不答，突然扬手投出一物，但闻“噗”的一声，那东西便飞落插在二老跟前，竟是铁脚罗汉的打狗棒。

庞德公面色遽变，喝问道：“令狐玉兰，你把丐帮帮主怎么了？”

令狐玉兰格格脆笑一阵，才答道：“他死啦！”

金、庞二老心头一沉，前者厉声道：“一命还一命，你

既杀害铁脚罗汉，那么我们便拿令狐彰来偿命！”

语毕，身影一晃，闪到马车后面，伸手便要抓出棺中的令狐彰——

“砰！”

突然，他的胸口中了一掌，由于变起猝然，未及运功抗拒，登时被打得口吐鲜血，一连颠出七八步才拿桩站住。

就在他身子往后颠过之时，只见蓝天鹰李旺拉着令狐彰从车中跳出，两人的脚一落地，立刻双双向令狐玉兰停身之处飞掠过去。

庞德公呆了。

司马丝丝也呆了。

原来蓝天鹰李旺竟是令狐玉兰的人，他以苦肉计来接近金履祥一行人，然后配合令狐玉兰的行动，适时将棺中的令狐彰救出来，这一着，确是金、庞及司马丝丝三人始料所不及。

剑先生金履祥手按胸口狂叫道：“截住他！截住他！”

但已太迟，庞德公刚刚回过神来时，蓝天鹰李旺已拉着令狐彰跳到令狐玉兰身边。

令狐玉兰原想动手杀人，但见令狐彰脸色苍白，而且手脚上的手铐和脚镣未除，乃临时改变主意，冷笑道：“你们两颗老狗头暂时寄在你们颈上，改天再来取！”

语至此，探手揽起令狐彰，仰身纵起，瞬即消逝于夜色中。

蓝天鹰李旺亦随后逸去。

庞德公没有追上去，因为他腰伤未愈，自知不是令狐玉兰之敌，追上去只有白白送死，他不愿干这种傻事。

金履祥胸部中掌，内伤不轻，也无力追击。

司马丝丝和那驾车的剑堡门

瞪眼的份儿。

庞德公发怔半晌，才长叹一声，转去探视金履祥的伤势，问道：“金兄内伤重不重？”

金履祥吐出一口血，恨声道：“不至于死！”

说罢，就地坐下，自行运功疗伤。

司马丝丝见令狐彰被救走，心中有喜有忧，至于喜的是什么忧的是什麼，连她自己也懵懵然不大明白，只是见剑先生负伤，心中有几分愧怍罢了。

庞德公苦笑一笑道：“这叫阴沟里翻船，想不到那蓝天鹰李旺竟是与那女人同路的！”

司马丝丝问道：“庞老爷子以前见过这蓝天鹰李旺么？”

庞德公摇头道：“没有，只听说过他品行不太坏，因此才未加防患。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那么，这人只怕不是真正的蓝天鹰李旺。”

庞德公恍然道：“不错，一定是个冒牌货，那女人真是诡计多端！”

说毕，扼腕不已。

剑先生金履祥忽然双目一睁，对司马丝丝冷笑道：“司马姑娘，今晚这样的结果，可能是你所乐于见到的吧？”

司马丝丝听了羞愤难当，掩面掉头奔去……

□ □ □

天黑地暗。

夜风呼啸有如鬼哭神嚎。

司马丝丝漫无目的地飞奔着，她心中好痛苦好难过，她不愿承认自己爱上令狐彰，她也没有忘记父亲的惨死，可是

她不知何以自处，她觉得自己好像已被全天下的人所遗弃，因此她哭了。

她流着眼泪在深夜下的荒野上奔跑，也不知跑了多久，突然撞入一个人的怀里——

定睛一看，不禁吓得失声惊叫。

原来，她撞入令狐玉兰的怀中。

令狐玉兰轻笑一声，不容她回过神来，右手骈指在她腰上一点，顺手将她揽腰抱起，纵身便起……

司马丝丝欲待反抗已是全身无力，心知落入这女人手里准是死路一条，但她此时的心情对死已无多大恐惧，当下索性闭上眼睛任由她抱着飞奔，只听耳边风声呼呼，过了约莫一刻多钟，风声忽止，接着被扔在地上。

黑暗中，只听令狐彰急问道：“姑姑，你把她杀了？”

令狐玉兰笑道：“没有，姑姑一根寒毛也未伤她。”

司马丝丝睁目一望，发现身在一处密林中，当她看见令狐彰走过来时，便又闭上眼睛。

看见令狐彰无恙，她的心情说不出是喜是气，总之心情十分复杂，只好闭目不看他了。

令狐彰手脚上的束缚已经解除，面色已恢复红润，他对司马丝丝原已没有一丝好感，但经过前几天的“相处”，观念又不一样了。

他在她身边蹲下，关怀地问道：“司马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

司马丝丝闭目不理。

令狐彰忽然笑道：“前几天我不理你，现在异地而处，轮到你不理我了？”

司马丝丝觉得不理他确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

令狐彰怕姑姑伤害她，便向姑姑说道：“姑姑，那几天要不是她，我早就死了。”

令狐玉兰淡淡一笑道：“是么？”

令狐彰以肯定的口气道：“是的，金履祥那老贼头几次要杀我，都是她出面阻止的。”

令狐玉兰道：“她反对金履祥杀你，表示什么呢？”

令狐彰面上一热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令狐玉兰又道：“她并不反对将你送往少林寺，而一旦你被送到少林寺，你还会有命在么？”

令狐彰语塞。

令狐玉兰冷笑道：“所以，你若因此将她当作朋友看待，便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！”

令狐彰心急道：“姑姑，不管怎么说，她……她是一位好姑娘，跟金履祥等一班人不一样。”

令狐玉兰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没有伤害她，而只将她带过来。”

令狐彰问道：“姑姑打算……怎么处置她？”

令狐玉兰笑道：“彰儿，姑姑也是恩怨分明的人，既然她对你不坏，那么姑姑准你所请，不把她列入报仇的对象就是了。”

令狐彰大喜道：“谢谢姑姑！谢谢姑姑！”

令狐玉兰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不过，姑姑要将她带走。”

令狐彰一怔道：“带走？带她去何处？”

令狐玉兰道：“带回静心禅院，等你报完了仇后，再释放她。”

令狐彰不放心，问道：“姑姑既然同意不将她列入报仇的对象中，那何不放了她？”

令狐玉兰道：“我觉得她对你碍手碍脚，所以最好由我将她带去静心禅院。不过你放心，等你将金履祥、庞德公、铁脚罗汉等人一一诛灭之后，姑姑一定放她走，甚至如果那时她真对你有意，姑姑也不反对你们相好就是了。”

令狐彰听了这话，不但完全放了心，而且非常高兴，不禁眉开眼笑道：“这样也好。”

令狐玉兰脸色一沉，接着以严峻的口吻道：“不过，你必须全心全力去报仇！你最近的表现一直很叫姑姑失望，六七个仇家中，竟然一个也未杀成，想想你父母的惨死，你不觉得惭愧吗？”

令狐彰真的觉得惭愧，低头道：“是，姑姑，彰儿表现得太无能了，今后当努力去完成，以慰我父母在天之灵。”

令狐玉兰道：“那铁脚罗汉被姑姑打伤跳河逃生，金履祥和庞德公目前也都负伤，所以现在是你报仇的最好机会，再不能将他们的狗头摘下来，姑姑就不再原谅你了！”

令狐彰道：“是，姑姑。”

令狐玉兰道：“姑姑这就将此女带走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姑姑说么？”

令狐彰腴颜一笑道：“姑姑，彰儿想单独跟她谈谈，可以么？”

令狐玉兰道：“好，不要超过一刻钟。”

语毕，走开去了。

令狐彰见她走远，才向司马丝丝低声道：“司马姑娘，那几天我没有理你很抱歉，其实我并非不想理你，而是……而是……”

他心中有许多话要说，一时却又说不出来。

司马丝丝仍是闭目不予理睬。

令狐彰急了，道：“你不能这样对我不理不睬，我姑姑马上就要把你带走了，你好歹也跟我说几句话呀！”

司马丝丝到底沉不住气，闻言便睁目冷笑道：“你要我说什么？”

令狐彰道：“说什么都好！”

司马丝丝冷冷道：“我觉得你我之间已无话可说了。”

令狐彰忙道：“不，有话可说！比如我姑姑同意不将你列入报仇的对象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从此你我再无任何芥蒂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也许我不死在你手里确是一件好事，不过我知道我不会活太久了。”

令狐彰一愕道：“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司马丝丝冷然一笑道：“令狐彰，我觉得你人不坏，只可惜太老实，头脑不灵光！”

令狐彰道：“是么？我头脑怎么不灵光？你倒说说看！”

司马丝丝叹道：“算了，说了对我有害无益，我只希望你……希望你头脑冷静一些，杀人不是一件好事……”

令狐彰点头道：“这个我明白，除去杀我父母的仇人之外，我不会乱杀人的。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你仍然相信‘天鹤地蛇’是你的生身父母？”

令狐彰微微皱眉道：“这是毫无疑问之事，我姑姑是不会骗我的！”

司马丝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没什么话好跟你说了！愿……愿来生再相见！”

令狐彰觉得她使用“来生”的字眼太不恰当，正要开口纠正她，令狐玉兰的声音已在身后响起——

“好了，你们两个卿卿我我谈了不少，可以打住了吧！”

语落，令狐玉兰已来到面前。

令狐彰站起道：“姑姑，彰儿对您有一项要求，请您务必答应。”

令狐玉兰微微一笑道：“说。”

令狐彰道：“请善待这位司马姑娘。”

令狐玉兰笑道：“傻孩子，这还要你吩咐么？你报完了不共戴天之仇后，便去静心禅院见我，姑姑我保证还你一个鲜蹦活跳的司马丝丝！”

令狐彰听了欣喜万分，不觉倒身下拜道：“是，谢谢姑姑！”

令狐玉兰抿唇一笑道：“不过，你若表现不佳，迟迟不能为你父母报仇，那时姑姑我可要发脾气了。”

令狐彰领略过她“发脾气”的滋味，闻言心头一凛，肃容再拜道：“是，彰儿绝不叫姑姑失望就是！”

令狐玉兰格格笑了两声，探手一把揽起司马丝丝，道：“我走了，最迟半年，你就必须回静心禅院见我复命！”

语毕，身形腾起，似一朵云冉冉而去，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中。



令狐彰怅然若有所失，呆呆地站着，直到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才回过神来。

他回头一看是蓝天鹰李旺，不禁一呆道：“你不是走了？”

晚间，这个蓝天鹰李旺将他从棺木中救出，送他来此和姑姑相会，以至解去他的手铐和脚镣之后，即隐没不见，故直到现在，他只知这蓝天鹰李旺是姑姑所使唤之人，别的